

外国文学大系

女贵族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学苑音像出版社,

2004.5

ISBN 7-88050-383-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88050-383-8

定 价 10080.00 元(全 1008 册)

女贵族
(三幕话剧) 剧中人物

堂娜安帕罗	何塞·马利亚
堂娜伊莎贝尔	马丁
马尔西亚娜	堂帕勃利托
皮拉尔	堂波基丁
莱昂西奥	梅尔乔尔
拉法埃尔	

剧情发生在卡斯蒂利亚的一个村庄里。

^① 此剧分别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夜和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夜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首次公演。——原注

第一幕

村中一处深宅大院的楼下客厅

第一场

皮拉尔和何塞·马利亚

皮拉尔 谁跟我讲话、谁不跟我讲话，同你有什么关系？

何塞·马利亚 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点，就是和我有关系，因为一点儿都不成体统。要是爸爸、妈妈知道了，有你瞧的。

皮拉尔 你会去告状的，你在急着要去告状，好让他们骂我。

何塞·马利亚告诉我，你在跟谁讲话。是个小伙子。你告诉我，我没看清楚，因为他一见到我就赶快跑掉了。所以，我觉得他是怕我认出来，如果你们是偶然碰到一起的……

皮拉尔 就是偶然碰到的嘛，因为我从喷泉回来。

何塞·马利亚 我跟你说过，让你不要在那个时候到喷泉去……你到喷泉去干什么？这儿不是有水吗？你别让我再在那个时候在村子里见到你！不怪你，都怪妈妈，她对你管得不紧。因为你老是袒胸露背的……

皮拉尔 我怎么袒胸露背了？

何塞·马利亚 好啊，那你就再多露一点儿！你们女人就不该知道自己的长处：要是知道自己眼睛漂亮，就会一个劲儿地挤眉弄眼；要是觉得嘴长得好看，就会有事儿没事儿地笑个没完；要是皮肤白一点儿或者黑一点儿，就会变着法儿去显摆。

皮拉尔 瞧你说的是什么话！

何塞·马利亚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有谁能比我更爱你？

皮拉尔 既然你就像是我的哥哥一样，我也没说不让你关心我。可是也没有道理不允许我和别人讲话呀。我知道该和什么人来往，还没有那么笨。我连对象都没有，怎么会嫁人呢？

何塞·马利亚 你也不需要有什么对象。

皮拉尔 人们已经都在说我早就该出嫁啦，已经在议论我连个不像样的对象都没有一个……因为人人都怕你。

何塞·马利亚 因为我不愿意你轻信任何男人，因为要是你也跟其他人一样……也出了什么事儿的话……

皮拉尔 我能出什么事儿，别人又出了什么事儿？一结婚，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何塞·马利亚 要是结不了婚，可就要一辈子丢人。再说，你干吗要结婚嫁人？你现在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又有这么栋房子，简直就跟是咱们自己的一样，太太压根儿就不来，即使来了，像现在似的，既见不到她的人，也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你到哪儿去能比现在更好啊？太太都在这儿住了一个月了，我最多也只见过她两次，像个影子似的。

皮拉尔 你干吗那么盯着我？

何塞·马利亚 我想从你脸上看到你的心思。

皮拉尔 你放开我！

何塞·马利亚 我爱你！……
皮拉尔 得啦，何塞·马利亚，放开我。
何塞·马利亚 我不嘛！（马丁和马尔西亚娜上。）

第二场

前场人物，马丁和马尔西亚娜

马丁 这是怎么了？
何塞·马利亚 没什么。
皮拉尔 你都看见了，何塞·马利亚……
马丁 看见了，对。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许你们打打闹闹、拉拉扯扯吗？
兄妹之间不能这样。这太亲昵了。希望别再让我看见这种事情！
皮拉尔 您别骂他，爸爸，您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马丁 可是我不愿见到这种事情。（对马尔西亚娜。）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你还不愿意相信呢。
马尔西亚娜 你到外面去吧，孩子，别让你爸爸骂你。
何塞·马利亚 好吧。我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坏事。（下。）
马丁 （对皮拉尔。）也不能全部怪他……
皮拉尔 就是嘛，你也骂我吧。
马尔西亚娜 你也去吧，去吧。没看见你爸爸在生气吗？
皮拉尔 我，我又有什么错啊？（下。）

第三场

马尔西亚娜和马丁

马丁 我一直都在对你说，何塞·马利亚太恋着皮拉尔啦。对他来说，皮拉尔是妹妹。
马尔西亚娜 可是实际上不是！……我不明白你干吗要这个样子。
马丁 对他来说，就应该像是妹妹才是。他不知道真相，就应该把她当成妹妹。
马尔西亚娜 你想得倒好！他是不知道，可是他心里却感觉得出来。
马丁 他只知道皮拉尔是他妹妹。除了你和我，别人也不可能告诉他事实并非如此。我现在不告诉，将来也永远都不会告诉他的。
马尔西亚娜 我可不说这种话。他需要知道的时候，我会告诉他的。
马丁 你可要留心啊，马尔西亚娜，留神你的嘴巴！你们女人，哪怕是掉了脑袋，也守不住秘密。可以肯定，既然有人扬言谁要是泄露了秘密就宰了谁，八成这事儿早已经就泄露了出去啦。
马尔西亚娜 那些杀了人的人不受惩罚也真没有道理，尤其是因为那些人杀人不外乎是想侵吞自己不应得到的财产，侵占那份照理应该属于，不管是谁吧……反正在她来说，要比自己的兄弟、外甥以及任何亲戚都更为亲近的人的财产。
马丁 马尔西亚娜！

马尔西亚娜女东家的哥哥是来干什么的？还不是为了把她弄走，以便确保那些，如果她有了儿子，按天理、人情和法律都不可能再落到他们手里的东西？

马丁 马尔西亚娜！

马尔西亚娜 我就住嘴，就住嘴。你不觉得这么多年来我的嘴已经闭得够紧的了么？我兄弟死了，仇还未报。你是知道的，你知道，我也知道，谁是凶手，又是怎么杀了他的，可是却不能说出来……

马丁 不说出来，对咱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坏处嘛……

马尔西亚娜 到目前为止可以这么说。不过，你等着瞧吧，总有一天咱们会被扫地出门的。

马丁 那就等着瞧吧。

马尔西亚娜 他们权势极大。他们既然能够解决了我的兄弟，就能解决咱们，还有那个孩子，尽管在他出生的时候，他们没能把他弄死。

马丁 他们可能不敢……

马尔西亚娜 他们来就没安好心。东家对此是明白的。自从知道他们来了以后，她就落落寡欢，肯定是有原因的。

马丁 她一向就落落寡欢，就像个受了气的女王似的。

马尔西亚娜 是女贵族。自从那位前来为孩子们施按手礼的主教那天在讲经时这么称呼她了以后，人们一直都这么叫她。她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如今上了年纪又能怎么样？还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孤傲、更盛气凌人，尽管她只要想想自己做过的亏心事，本该低头做人的。

马丁 我压根儿就不相信她会参与谋害你兄弟的事儿。

马尔西亚娜 我没说她参与了。可是，她在自己的丑事儿败露以后，要是能够实话实说，而不是让她的两个哥哥以为是我兄弟强奸了她，就不会出这种事儿啦。咱们可是都清楚事情的原委，要不是她先看上了我兄弟，我兄弟一辈子也不会敢打她的主意的。这可是咱们亲眼见的啊……

马丁 那倒是。你兄弟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你可瞧见……伊莎贝尔小姐了吗？怎么能让人相信她会看上我呢？”我呢，因为跟他想的一样，所以每次都对他讲：“你别相信，别相信，等到哪一天你稍失检点，立刻就会明白：她是东家，你只不过是下贱的仆人……”谁都知道瓦罐碰不过石头，结果只能是这样，也果然是这样。咱们该做的也一直这么做的就是闭紧嘴巴，尽量从中捞点儿好处。

马尔西亚娜 要是换成别人，早就捞到更大的好处啦。如果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咱们也一定能捞到更多的好处。

马丁 我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

马尔西亚娜 你觉得何塞·马利亚对皮拉尔的感情超出了兄妹的界限，是吗？

马丁 因为我看得出来……

马尔西亚娜 要是他知道皮拉尔不是自己的妹妹呢？

马丁 我想象不出来他怎么会知道的。不可能从咱们嘴里，也不可能从村里人的嘴里。

马尔西亚娜 好多人都已经有所察觉。想来套我的话的人就不止一个……什么他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是不是已经告诉给他们了……再说，事实本身就有一种力量，不知怎么就能传播开来。离这儿好多里以外发生了

点什么事情，就像哪家失火了、天上掉石头啦、什么人死了或者其他别的事情，没人见过、没人讲得清楚，但却传开了、议论开了。这种情况咱们见得多了。谁又能知道是怎么传开的、又是怎么议论的呢？何塞·马利亚很可能就是这么知道的，并没有人对他讲过什么。所以，我觉得从他对待皮拉尔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像是知道了她不是自己的妹妹。你设想一下，要是何塞·马利亚，像理所当然的那样，成了庄园以及本来就属于他的一切的主人并且娶了皮拉尔……

马丁 你们女人总爱做非分之想。何塞·马利亚是咱们的儿子，因为出生登记簿上是这么写着的。所以，即使他不愿意，也得当皮拉尔的哥哥。再说，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也不能指望堂娜伊莎贝尔会愿意重提旧事。即使她想提，她的那两个哥哥也不会允许她提的。

马尔西亚娜 这倒是。不过，事情……有点儿怪，因为东家到这儿来了。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她只来过一回。每次去罗勃莱达和翁布里亚，途经这里都是不过夜的。可是这一回住了一个多月，逼得她的两个哥哥来找她，肯定是有原因的。她的哥哥肯定有所担心。堂娜伊莎贝尔要是能像外表上看起来的那样是个好人的话，她在良心上是不可能得到安宁的。而且，不管怎么说，她总是爱过自己的儿子的父亲，至今还忘不了他，特别是忘不了他是受她连累才死的。这一切肯定是她良心上的沉重负担。我可不愿意是她，因为会没有一天夜里能睡个安稳觉的……

马丁 咱们走着瞧吧。两位老爷的房间收拾好了吗？

马尔西亚娜 全都收拾好了。什么时候来都行。

马丁 东家说他们今天就到。

马尔西亚娜 你跟她谈过了？

马丁 就算是谈过吧。

马尔西亚娜 她什么也没问？

马丁 关于那孩子，只字未提，就像根本没他似的，就像是对他毫无所知。

马尔西亚娜 她很清楚，堂娜安帕罗把他抱给了咱们。堂娜安帕罗是她的亲信，清清楚楚地知道那孩子在什么地方，知道何塞·马利亚是谁。

马丁 她的哥哥们可能以为那孩子已经死了，或者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马尔西亚娜 他们可能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来调查清楚。谁能知道他们干得出什么勾当啊！……

马丁 所以，咱们……

马尔西亚娜 谁也说不出咱们待他同自己的孩子有所不同，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的父亲被人杀了，而且不知道他能否有同母亲相认的一天，咱们待他才更好。难道不是吗？从我这方面……

马丁 我也是的。从待他这一点来说，谁都不会觉得他不是咱们的亲生。

马尔西亚娜 天哪，他们来了。

马丁 是老爷们？

马尔西亚娜 哪来的什么老爷！……是堂帕勃利托，堂梅尔乔尔，堂波基丁^①，那几个无赖。

^① “波基丁”在西班牙语中是“一丁点儿”的意思。

马丁 他们没去打猎？

马尔西亚娜 好个打猎！……他们要猎取的是……混一顿好吃好喝。连枪都没带……这会儿嘛，到这儿来也是为了吃喝……胡糟践一通。咱们可是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才打扫干净的啊……我真不知道东家干吗要把那位堂帕勃利托养在这儿。

马丁 他是家里的一个亲戚或者好友，没处安身，东家就让他住在这儿啦。

马尔西亚娜这倒没什么，不过，他自己倒也罢了，别再可招些狐朋狗友：教师的丈夫，那个堂波基丁……还有那个一辈子没干过正经营生的酒鬼梅尔乔尔。

马丁 堂波基丁……这个名字对他倒很贴切。

马尔西亚娜 这么叫他，还不是因为他走家串户地讨这个要那个……“您能给我一丁点儿这个吗？……”“要是您能给我一丁点儿那个……”他就是那么“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向所有的人都伸过了手。他本人嘛，倒也确实长得只有“一丁点儿”大小……他们在门外干什么呢？我去看看。大概都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马尔西亚娜下。随后带着堂帕勃利托、堂波基丁和梅尔乔尔上。）

第四场

马丁，马尔西亚娜，堂帕勃利托，堂波基丁和梅尔乔尔

马丁 你们好，堂帕勃利托，还有你们两位。

堂帕勃利托 你好，马丁。

马丁 你们打到什么野味了？

梅尔乔尔 今天我们没去打猎。

堂波基丁 我们是去野餐的。

堂帕勃利托 堂娜安帕罗对我说，要是我们去打猎，就走得远远的，因为堂娜伊莎贝尔讨厌枪声。

马尔西亚娜 当然！

堂帕勃利托 到远处去，得走好多路；走远路就得多带吃的东西……

马尔西亚娜 你们带得不少了。

堂帕勃利托 吃的东西嘛，没得可说；可是喝的……可就太少啦。

马尔西亚娜 只有一丁点儿，对吧，堂……？我总也记不住您的名字。

堂波基丁 你不是都说出来了嘛：堂波基丁。我根本不忌讳。

马尔西亚娜 用不着忌讳。有些人的外号更难听呢。

梅尔乔尔 我也不忌讳。^①

马丁 对您，人人都称呼名字……

堂帕勃利托 只不过是用的名字称呼村里所有的醉鬼罢了：“那人梅尔乔尔了”，“那家伙有点儿梅尔乔尔啦”，“那小子可真是梅尔乔尔得可以啊。”

梅尔乔尔 除此之外，我倒没有别的毛病，再说这对谁也没有妨碍。我

^① “梅尔乔尔”原系《圣经》故事中的“东方三博士”之一。

甚至也不像有些人那样喜欢打老婆，说到打嘛，倒是她打我。

马尔西亚娜 我倒真希望能够前去帮她一把。

梅尔乔尔 大可不必，她一个人就够了。

堂帕勃利托 喂，马尔西亚娜，快去随便拿点儿什么来和几个杯子。

马尔西亚娜 你说的“随便拿点儿什么来”是什么意思？

堂帕勃利托 我们要在这儿赌一局，没有吃的和喝的，提不起兴头来。你就去切点儿火腿、香肠，再拿几只杯子来吧。

马丁 你们都知道，东家的两个哥哥今天要来，刚刚把家里打扫干净，你们又要抽烟、吐痰，祸害得一塌胡涂了……

堂波基丁 东家的哥哥要来？堂莱昂西奥和堂拉法埃尔要来？

马尔西亚娜 正是他们。

堂帕勃利托 他们可是好久没到这儿来了。

马尔西亚娜 好久啦：从打他们和我兄弟一块儿去打猎、我兄弟出了事儿以后，就没来过。

马丁 马尔西亚娜，那些旧事儿，就什么也别提了吧。

梅尔乔尔 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还没太搞清楚呢。听说是偷猎的人把你兄弟给打死了。

马尔西亚娜 是这么回事儿。

梅尔乔尔 那些偷猎的人一定是从远处来的，然后又远走高飞了，因为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嘛。不太可能是这儿的或者这附近的。说实在的，本村也好，附近几个村子也好，没人会跟你死去的兄弟过不去。他跟所有的人都相处不错，特别是那些打猎的，因为他总是睁一眼闭一眼，不跟任何人找麻烦。当然，那天东家少爷跟他在一起，只有他们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马丁 只有他们才能知道。所以，既然不知道，最好也就别去议论了。

马尔西亚娜 给你们香肠、火腿，还有杯子。

堂帕勃利托 光是杯子？

马尔西亚娜 这是你们要的啊。

堂帕勃利托 对，对。不过，你应该明白，说杯子，也就意味着要拿几瓶或者一坛子酒来的呀。

马尔西亚娜 我本来倒是想到了，可是你们没说。

堂帕勃利托 要知道，我没好意思开口。

马尔西亚娜 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要是真不好意思，就根本不会来了。

堂帕勃利托 嗨，马尔西亚娜，我对你不错，你这么来报答我可就不应该了！……

马尔西亚娜 您可以不对我好嘛。我待您也不错。如果您只是一个人的话，我会对您更好的。

堂帕勃利托 要是我一个人独来独往，你会心疼的。

马尔西亚娜 是啊，不过可跟现在不一样。您现在也让我心疼，因为您尽结交些狐朋狗友。

堂波基丁 您这是有所影射吧，马尔西亚娜？

梅尔乔尔 不是影射，她指的是咱们。

堂波基丁 这就是我所说的影射……影射……

梅尔乔尔 这么说，您觉得跟咱们无关喽？

堂波基丁 绝对无关。影射是婉转表达，而婉转表达是一种修辞方法。马尔西亚娜用了这种修辞方法，但却并不知道其含义，因而她的话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于我们无损。

马尔西亚娜 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要伤害你们。

堂帕勃利托 那是当然啦，马尔西亚娜，那是当然啦。这个新酒不如去年的陈酒。陈酒是不是已经没有了？

马尔西亚娜 下一次，就连这新酒也没有了。

堂帕勃利托 我不知道收成会这么坏。

梅尔乔尔 葡萄园一年比一年管得差。没人干活。你们到村中广场去看看，一年三百六十天，不管是什么时候，你都能看到全村的人都游手好闲地待在那儿……真是莫大的耻辱。

堂波基丁 问题倒不在于那些不干活的人，而在于那些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去督促他们干活的人。

马尔西亚娜 说得好听。

堂波基丁 牌在谁那儿？

梅尔乔尔 （掏出牌来。）在这儿。

堂帕勃利托 我有一副新点儿的。

堂波基丁 我也有一副，不过更旧点儿。（三人坐下，开始赌博。）

堂帕勃利托 来吧。您发牌，堂波基丁。

堂波基丁 咱们赌什么？钱嘛，可不行，这几天我……这个月我们还没有收入呢。

梅尔乔尔 赌酒吧。

马尔西亚娜 这样的话，你们就都是赢家喽。

堂波基丁 先赌这儿有的，然后再赌你过一会儿给我们拿来的。

马尔西亚娜 实话实说吧，没了。

马丁 东家吩咐过，只能给你们可以给的，到此为止。

马尔西亚娜 你们假冒打猎名义拿走的和这会儿喝的，就是今天中午的份儿。

堂帕勃利托 你们可听见了：限量啦。这叫什么牌呀！您给我的全都是次牌。你们看吧。（把牌亮开。）

梅尔乔尔 发给我的也是……这种牌能有什么用？（将牌丢下。）

堂波基丁 你们可别以为我作弊了。

堂帕勃利托 来，来，您重发，这次不算。

梅尔乔尔 不算。

堂波基丁 先生，手气就是手气。玩牌靠的就是手气。

堂帕勃利托 玩就是玩，没有牌怎么玩。

堂波基丁 好吧，我重发。不过，这一次可得认了。（重新发牌。）

堂帕勃利托 得啦，我说，您还是把这副牌收起来吧！（再一次将牌丢下。）

堂波基丁 您这是……

梅尔乔尔 这一次可就是您不讲道理啦，堂帕勃利托。

堂波基丁 这一次该讲话的是我，可是我没有吭声。好吧，我再发一次。

梅尔乔尔 得啦，干吗还得由您来发呢？牌不好，就受着吧。这就叫赌。

堂帕勃利托 当然啦，这次您的牌好嘛。你们已经弄得我扫兴透了。见你们的鬼去吧。

堂波基丁 是懒得玩了吧。要玩就得认真。你们哪，两杯酒一下肚……

堂帕勃利托 怎么？难道你没喝？

梅尔乔尔 比你我喝得都多。

堂帕勃利托 他会说……一丁点儿。

堂波基丁 又提这一丁点儿啦……要是您知道村里人怎么叫您的话……

堂帕勃利托 要是您知道村里人怎么说您的话……

堂波基丁 只不过是小事而已。人们毫无例外地都叫您“女教员的丈夫”。

梅尔乔尔 就是。

堂帕勃利托 对于一个丈夫来讲，最大的污辱莫过于没有自己的人格。

堂波基丁 要是一个人不想想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这儿可不是您的家呀，不是您的家……

堂帕勃利托 也不是您的。

马丁 天天如此。你们能不吵吗？（看到进来一会儿了的何塞·马利亚。）你来有什么事儿啊？

何塞·马利亚 老爷们马上就到。您去吧，爸爸。

马丁 你也来。他们会带行李来的。

何塞·马利亚 不，我不去。我不想见他们。

马丁 你不想见他们？为什么？

何塞·马利亚 不为什么。就是不想见。

马尔西亚娜（对马丁。）你去吧。

马丁 那我走啦。

马尔西亚娜 你们可听见啦？老爷们来啦。你们不该再待在这儿了。

堂帕勃利托 对，对。我去看看他们。好久没见啦，怪想的。他们也一定想我。

梅尔乔尔 我们走啦。您说吧，堂帕勃利托，咱们什么时候再见？

堂波基丁 就是。

堂帕勃利托 老爷在这儿的期间，咱们在村里见面。托尔迪略饭馆。

梅尔乔尔 听说那儿从佩罗安苏雷斯进了一种上好的酒。

堂波基丁 的确不坏，的确。

梅尔乔尔 糟糕的是到那儿去的人……是村里最差劲儿的。

马尔西亚娜 不必瞧不起……

堂帕勃利托 只是几天罢了……我不相信两位老爷会在这儿久留。他们是来找妹妹的，然后一起走。好啦，我走了，我走了。对不起啦。

堂波基丁 走吧，咱们也走。（堂帕勃利托和堂波基丁及梅尔乔尔下。）

第五场

马尔西亚娜和何塞·马利亚

马尔西亚娜 你怎么了？

何塞·马利亚 没什么，妈妈。您希望我怎么样？东家的哥哥们好久没

到这儿来了。

马尔西亚娜 是啊，好久啦。

何塞·马利亚 自从舅舅跟他们一起去打猎时被打死了以后就没再来过。对吧？

马尔西亚娜 是的。你不知道吗？

何塞·马利亚 听人家这么说。

马尔西亚娜 有人跟你说过别的什么事儿吗？

何塞·马利亚 没有，妈妈。即使跟我说了别的……也不值得相信。

马尔西亚娜 这就好。东家来了。

第六场

前场人物，堂娜伊莎贝尔和堂娜安帕罗

马尔西亚娜 您好吗，堂娜伊莎贝尔？您好，堂娜安帕罗。

堂娜安帕罗 （对马尔西亚娜。）你好，马尔西亚娜！

堂娜伊莎贝尔 我哥哥他们到了吗？

马尔西亚娜 大概快到了。马丁去接啦。（对何塞·马利亚。）你倒是去打个招呼啊。

何塞·马利亚 听您吩咐。

堂娜伊莎贝尔 也是你的儿子？

马尔西亚娜 是的，东家。是老三，也是三个儿子中间唯一跟我们在一起的。他叫何塞·马利亚，为您效劳。你说呀！

何塞·马利亚 愿意为您效劳。

堂娜伊莎贝尔 多大啦？

何塞·马利亚 快满二十一岁了。是吧，妈妈？

马尔西亚娜 罗莎里奥女神节满二十一。

堂娜伊莎贝尔 我去接我的哥哥们。走吧，安帕罗。

马尔西亚娜 你陪两位太太去吧。

堂娜伊莎贝尔 不必啦。我们自己去就行了。（堂娜伊莎贝尔和堂娜安帕罗下。）

何塞·马利亚 你看见了吧，东家也不愿意我去见她的哥哥。

马尔西亚娜 干吗不愿意你去见他们呢？

何塞·马利亚 您知道，我知道，人人都知道。因为是他们杀了您的兄弟、我的父亲。

马尔西亚娜 天哪！是谁跟你说的？

何塞·马利亚 没人跟我说，人人也都在跟我说。而如今，那个女人，又以其沉默予以证明。

马尔西亚娜 那个女人？你别那么叫她，她是东家，是堂娜伊莎贝尔，是……

何塞·马利亚 是什么都行，可就不是您还没有说出口的那个身份。她不是我的母亲！即使是，我也希望她不是。那个女人不可能是我的母亲。她是女贵族，一副傲慢的样子，来自于血统的傲慢。那种傲慢没有妨碍她做一个女人，却妨碍她放下东家的架子做一个母亲。正是由于她的缘故，我的父

亲才惨遭杀害。让她不得好死！……

马尔西亚娜 不能这样，孩子！不能这样！快别这么说，孩子！不应该这样去诅咒一个母亲的。你怎么知道她没有背着你而为你哭过呢？咱们怎么能知道别人会怎么样呢？走吧，孩子，跟我走。别让人家听见，也别让人家看见你这副样子。孩子，孩子！……

何塞·马利亚 对，我是你的！是你的儿子！对，我是你的！你就是我的妈妈！我没有，也不想有别的母亲！

（幕落）

第二幕

景同前幕

第一场

堂娜安帕罗，马尔西亚娜和堂帕勃利托

马尔西亚娜（对堂帕勃利托。）您别以为是我说了什么……

堂娜安帕罗 对。马尔西亚娜、马丁以及这个家里的其他人，什么都没对我说过。不过，在很多情况下，有些事情不需要什么人说就能知道的。

马尔西亚娜 我也是这个理儿。事实不说自明，想掩盖都掩盖不住。

堂帕勃利托 那好吧，我的堂娜安帕罗太太。不过，我不明白，我的行为到底有什么可指责的呢？我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对这个家爱护备至，因为这是堂娜伊莎贝尔太太的家，正是靠着她的慷慨和慈悲心肠，我才没有流落到收容所里去。对此，我怎么能忘呢？请您相信，堂娜安帕罗，我只要一想到堂娜伊莎贝尔会以为我不感激她的大恩大德……问题是有人对堂娜伊莎贝尔太太讲了不符合事实的情况……

堂娜安帕罗 没人跟她讲过什么。所以，我才要在堂娜伊莎贝尔听到以后不高兴之前提醒您，她的烦恼够多的了。您结交的那些人并不值得赞赏。

堂帕勃利托 堂娜安帕罗太太，您是知道在这些村子里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一个人又可能跟什么人来往呢？

堂娜安帕罗 可以不和任何人来往嘛。不过，即使要和什么人来往，您在交朋友的时候，总该有所选择，不能结交那个靠可怜的老婆养活的堂波基丁、女教员的丈夫，还有那个跟他差不多的梅尔乔尔。

马尔西亚娜 这个还不如那个呢。因为女教员是个好人，谁都对她不可能有半点儿挑剔；不过，对梅尔乔拉，人们都这么叫她，对那个女人倒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早在很久以前，该说的就都已经说过了。在这一带，就没有一个人不了解梅尔乔拉的短长。我真高兴这话是堂娜安帕罗对您说的……因为要是我的话……尽管我已经对您讲过无数次了……您可能会以为我不愿意您的那些朋友到这儿来吃、来喝。其实，这倒是小事儿，糟糕的是人们对你们议论纷纷。因为你们，又牵连到了这个家和东家本人。不能让这个家供人说长道短，因为由于这种那种原因，已经被议论得够多的啦。

堂帕勃利托 那好，从今以后，我就过隐士的生活。（梅尔乔尔在门口出现并对堂帕勃利托做手势。）

马尔西亚娜 瞧吧……良好的开端……来叫您啦。

梅尔乔尔 没、没什么。对不起，太太。

堂娜安帕罗 您请进，请进。

堂帕勃利托 什么事儿？

梅尔乔尔 我们在帕尔迪约饭馆等您哪。摆了局。

堂帕勃利托 我去不了啦。在老爷们在这儿的期间，我哪儿都不去了。

梅尔乔尔 问题是我们有了开销，而帕尔迪约又说再也不赊帐啦，因为已经赊得太多了。

堂帕勃利托 全都会还清的。这几天你别再到这儿来。别给我找麻烦。

好啦，希望你的老婆快点儿好，但愿不是大病。替我问候她。

梅尔乔尔 一定替您转达。祝您一切如意。（下。）

堂帕勃利托 他是来……

马尔西亚娜 知道，我们都听见啦：他老婆病了，因为从来就没好过。您为什么不帮他去找找大夫和神父先生那两个大好人呢？

堂帕勃利托 大夫和神父先生尤其不愿意和这个家里的任何人发生瓜葛。

马尔西亚娜 不愿意跟这个家有瓜葛？

堂帕勃利托 就是嘛！实话实说吧。神父先生认为这个家里的人从不信教。

堂娜安帕罗 他知道什么？……他不认识堂娜伊莎贝尔？

堂帕勃利托 他说，自从东家的父亲以及后来东家本人和她的两个哥哥来到这儿以后，他不记得看见他们进过教堂。还说，他们那么有钱，但却从来都没有捐过任何物品、也没有赞助过教堂的圣事。还说，也没人听说过他们对穷人有过什么施舍。还有其他许多话，我不好再重复。不过，我听不下去，因为我不能容许当着我的面议论堂娜伊莎贝尔和这个家。村子里和附近一带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才像你们说的，专找败类来往。可是，正是你们眼睛里的败类闲话最少，也许是因为他们有免开尊口的理由。不过事实上，他们什么也不说。

堂娜安帕罗 看来倒是您对啦……

堂帕勃利托 在这个问题上，我倒不愿意自己是对的；但无论如何总不是忘恩负义和老大不恭吧。

堂娜安帕罗 好啦。他们在等您，您就快去吧。这事儿，我绝不再提。

堂帕勃利托 如果您不介意……问题是你们，由于不常到这儿来……你们总有一天是会明白的。

堂娜安帕罗 您就快去吧，堂帕勃利托，快去吧。（堂帕勃利托下。）

第二场

堂娜安帕罗和马尔西亚娜

堂娜安帕罗 他说得倒也不无道理……

马尔西亚娜 出了那么多事情，不能不让人议论。您和我比谁了解得都清楚。我们原以为何塞·马利亚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他却全知道了。

堂娜安帕罗 他知道……

马尔西亚娜 是的，太太，他知道了。他知道谁是他的母亲，也知道是谁杀了他的父亲。不是我们告诉他的，这是实话，不是我们告诉他的。

堂娜安帕罗 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伊莎贝尔的两个哥哥参与了他的死。

马尔西亚娜 那还能有谁呢？是在知道妹妹失身以后，又听信了她说的假话，哥儿俩才假装没事儿似地来到了这儿。我兄弟毫不知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一点儿都不知道……也的确没法儿知道。他就跟那哥儿俩一起出去了，跟往常一样。远处传来了几声枪响。堂莱昂西奥一直就要杀了我的兄弟，说什么他向着偷猎者，不赶他们、也不告他们。“你马上去看看是谁放的枪……”我兄弟就按老爷的吩咐赶到前面去了。接着又响了几枪，我兄弟就

没再回来。两位老爷说，他们去找他，发现他已经死了。他不仅被枪打死了，脑袋也被石头砸烂。抬回来的时候，几乎无法辨认。这就是所能知道的一切。不过，关于那些偷猎的人嘛，谁也说不出个道道来，谁都没法儿知道他们是哪儿来的。官府嘛，咱们都知道在当时官府是怎么回事儿……如今可就不同了……老爷们那时候就很有势力，谁也不敢说一句话。议论嘛，的确是有的，现在仍然有……没过多久，您就抱着那个孩子来了，并且告诉了我们是谁的。于是我们就更加清楚了他们为什么会觉得有必要杀死我兄弟啦。对那个孩子，我们一直瞒着众人，直到我能够让人相信是我生的，又生了一个儿子！有人信了，有人压根儿就没信。我不清楚东家的两个哥哥是否知道。

堂娜安帕罗 他们怀疑。伊莎贝尔一直告诉他们孩子已经死了。他们知道，如果活着，就只能是在你家里，由他父亲的姐姐养着。他们会想尽办法去打听的。

马尔西亚娜 他们对父亲下了毒手，同样也会对儿子下毒手的！……

堂娜安帕罗 不会，那不会！

马尔西亚娜 您想得太好了，堂娜安帕罗！您不了解他们，我们可都很了解他们，尤其是堂莱昂西奥……那家伙，为了霸占弟弟和妹妹的财产……为了独吞一切……甚至都会杀了他们的。他一生中一直都在置田产、敛钱财，不择手段。这一带地方，就没有哪一家哪一户没有欠他这个或那个的。他对大家可好啦！糟糕的是，他一手造成了在这儿的对头们得不到权势，否则早就找他算帐啦，也就不必再受他的折磨！不过，他真走运，总是那么顺手，而且越来越有钱。如今他又想把弟弟和妹妹的产业最后弄到手。拉法埃尔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完全被他哥哥给控制住了。至于堂娜伊莎贝尔的产业……您知道赶明儿个到底应该该名正言顺地落到谁的名下，如果堂娜伊莎贝尔还有良心的话，不过她也受着她哥哥的辖制。

堂娜安帕罗 可怜的伊莎贝尔！只有我知道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她也真值得可怜。

马尔西亚娜 我不说别的。不过，她怎么就不记得自己是个母亲这件女人一生一世的头等大事呢？除了做母亲，不管是怎么做的，除了做母亲的骄傲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值得骄傲的呢？咱们谁都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尽管她用谎话蒙骗了她的哥哥们。是她爱上我兄弟的，的确如此……世上从未有过的好小伙子，长得那么帅，那么有男子气，外加上那对眼睛、那副笑容，简直就跟孩子的一模一样，只要看看他的眼睛，只要看看他的笑容，就肯定可以相信他绝对不可能有一点儿坏心。

堂娜安帕罗 是的，伊莎贝尔爱他，爱他。要是没有那两个哥哥，她会不顾门第的差异嫁给他的。她对我说过。她肯定会嫁给他的。

马尔西亚娜 您看到了吧？可是一想到那两个家伙……！对这儿的官府及其下属是不能抱任何希望的。不过，我一向寄希望于上帝，尽管可能会晚一点儿。

堂娜安帕罗 “上帝的磨盘缓缓地转”，人们常这么说；不过上帝磨出来的面粉白而干净，用这种面粉做出的已经不是人间的食品，而是天庭的珍馐。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堂娜伊莎贝尔

堂娜伊莎贝尔 我的两个哥哥不在呀？

马尔西亚娜 堂拉法埃尔到村里去了。堂莱昂西奥跟马丁去罗勃莱达莱斯了。

堂娜伊莎贝尔 尔是天黑了，还是阴天？这儿光线很暗嘛。

马尔西亚娜 东家要点灯吗？

堂娜伊莎贝尔 不必，这样挺好。（对堂娜安帕罗。）你是在跟马尔西亚娜聊天啊？

堂娜安帕罗 是呀，我们在聊天。这么久不见面，总是有话可说的。

马尔西亚娜 东家要在这儿住下吗？

堂娜伊莎贝尔 对。

堂娜安帕罗 你的两个哥哥怎么说？

堂娜伊莎贝尔 我几乎还没跟他们谈过呢。我知道他们来是想把我带走，可是我不走。我不走！已经到了自己拿主意的时候啦。

马尔西亚娜 就是，对，东家。

堂娜伊莎贝尔 你的儿子何塞·马利亚过于眷恋他的妹妹，是真的吗？……结果你丈夫不得不骂他，是吧？

马尔西亚娜 就是。不过也没有理由要骂他。因为，他已经知道那不是他妹妹……

堂娜伊莎贝尔 他知道这件事？……

马尔西亚娜 知道，东家。他全知道了。其实，早晚都是这么个结果。不是我们说出来的……东家应该跟他谈谈……

堂娜伊莎贝尔 不，我什么都不知道，不可能知道，不想知道。

马尔西亚娜 大家以为，东家到这儿来……

堂娜伊莎贝尔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只是要到自己从不去的地方！是逃避！

马尔西亚娜 总不会是为了忘掉什么的，因为这儿的一切只能唤起回忆。

堂娜伊莎贝尔 我一生都是在回忆中度过的，避开了一个回忆又陷进了另一个回忆，最后连自己也胡涂了，不知道是否都是真的，或者有的只不过是一个恶梦而已……

马尔西亚娜 那个孩子……

堂娜伊莎贝尔 那应该是个恶梦，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事情。

马尔西亚娜 请您原谅，我不得不跟您讲一句心里话：您的做法不合天理。那个孩子是一个您爱过、一直爱着的人。您不必说您不爱他，不必说他跟您门不当户不对……这一点从未妨碍您爱他。您很清楚，尽管您爱他，他也将永远是您的奴仆、是陪伴您的山民，您同他说说笑笑，博得他的信任，从他因为猜不透您这位对他来说永远都是东家的人在想什么而显出的惊慌失措的样子中寻找乐趣。可是，不能这样玩弄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也不能这样玩弄自己。

堂娜伊莎贝尔 够啦，马尔西亚娜！够啦！你对我有多少了解？你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你没有，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没有这种资格。只有上帝可以以其无边的仁慈来评判我。我是基督徒，是的，我是基督徒，同时我又犯有至死难赎的罪孽。我甚至都不敢迈进教堂的大门，不能忏悔自己的罪过。